

流潋紫·著

后宫

如懿传

贰

一部后宫女人的生存史诗，一个由帝王恩宠所牵系的权谋漩涡。
宫墙深深，壁影朱红，娇媚颦笑间，是什么在如汐暗涌……

后宫小说始祖、全国热播电视剧
《后宫·甄嬛传》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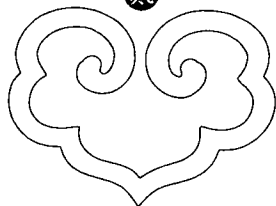
流潋紫

再造古典
完美主义巅峰！

后宮

·
如懿傳

貳



流潋紫·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如懿传. 2 / 流潋紫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3-2467-2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0317号

后宫·如懿传. 2

著 者: 流潋紫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韩 芳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排版制作: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9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467-2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后园

·
如鑑传



目
录

第一章	延祸	001
第二章	喜忧	010
第三章	流言	018
第四章	春情	027
第五章	三雕	036
第六章	惊蛰	045
第七章	伏变	053
第八章	前事	060
第九章	无路	068
第十章	冷苑	076
第十一章	幽居	086
第十二章	空谷（上）	095
第十三章	空谷（下）	103
第十四章	旧爱	111
第十五章	端慧	120

第十六章	嫵婉	129
第十七章	相慰	138
第十八章	蛇祸	146
第十九章	暗涌	155
第二十章	心志	164
第二十一章	玉镯	173
第二十二章	重阳	181
第二十三章	火焚	190
第二十四章	双毒	199
第二十五章	复生	207
第二十六章	娴妃	216
第二十七章	恩宠（上）	225
第二十八章	恩宠（下）	233
第二十九章	事破	241
第三十章	猫刑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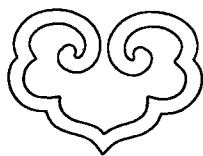
后
宫

·
如懿传

◎



目
录



延祸 第一章

四周静得有些骇人，偶尔穿过庭院的风声，像不知名的怪物隐匿在黑暗中发出的低沉的嘶鸣。所有的人都怔在了原地。心头的震撼如惊涛骇浪，冲得如懿微微踉跄一步，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微张的嘴，将那几乎要喷涌而出的惊呼死死扼住。

襁褓中的孩子，四肢瘦小却腹大如斗，整个腹部泛着诡异的青蓝色。更为可怕的是，孩子的身上，竟长着一男一女两副特征。

皇帝吓得双手一颤，几乎是本能地把孩子推了出去。幸而王钦牢牢接住了，他也是一脸惧怕，双手哆嗦着不知该如何处理手中的孩子。皇后一时也看清了，惊得低呼一声，花容失色，大为惊惧，紧紧攥住了皇帝龙袍的袖子。如懿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是否亦如皇后一般难看，她只觉得自己的心突突地用力跳着，仿佛承受不住眼前所见似的。她与皇室羁绊多年，虽也知道后宫孕育子嗣往往艰难，孩子多有夭折，可是大清开国百年，从未有过这样的骇事！

那孩子，分明有一张与别的婴儿无异的面孔，小小的潮红的脸上，露出一丝

满足的笑容。他的身体在襁褓里蠕动着，并未觉得自己与旁的孩子如此不同。可是他偏偏雌雄未辨，惊世骇俗。

里头隐约响起女人昏迷醒来后疲倦的声音：“孩子，我孩子呢？”

皇帝的身体剧烈一震，像受了什么无法承受的力量似的，死灰般的面庞上唯有一双惊恐而哀伤的眸子，那双眸子里的哀伤因为触及孩子的面容而如遇见寒雪的青瓦间的冷霜，转瞬被覆盖不见，只余下刻骨寒冷的惊恐与嫌恶。

女人的声音在里头再度响起，带着期盼与希望：“把孩子抱来我看看……”

一片静寂，没有人敢回答。

皇后迅疾反应过来，带着冷冽的决绝。她转首，发髻间一点银凤垂珠的流苏簪闪过一丝寒星般的光芒，划破深蓝至抹黑的天际，转瞬不见。她的语气没有任何柔软与迟疑，决绝道：“皇上，这是孽障，是不祥的妖物，绝不能留！”

皇帝微微一怔，茫然地点点头，皇后旋即看着王钦，一字一字吐出：“你去安排，告诉所有人，玫贵人生下的是个死胎，死胎不祥，立即埋了它！”她说到那个“它”字时，冷漠而不带任何感情，仿佛那个孩子，就是一个不值一顾的小小牲畜，随时可以将他鲜活的生命掐去。

如懿实在有些不忍，低声道：“皇上，这孩子也没有别的问题，只是多了……不如请太医看看，看能不能除去其中多余的那个……”

皇帝看着孩子小脸粉红的憨态，一时也有些动摇。皇后立刻转过脸来，照着如懿的脸便是一耳光。那耳光来得太快，几乎叫人反应不过来，如懿硬生生受了这一巴掌，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胜过了一切痛楚。皇后冷冷看着她，那双眼睛如养在清水寒冰里的一双黑鹅卵石，看着清透乌黑，却有让人浑身一凛的彻骨寒意：“嫔妃，你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本宫都不会怪你。但是这一巴掌，你要好好记住，这个孩子是不祥的孽障妖胎。你若再容旁人知道，流传出去伤害圣誉与大清的祥瑞，本宫就是杀了你也不为过。”

脸上的伤痛一点一点逼到肌理深处，痛得久了，没有挨打的另一边脸孔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冰冷的触觉，仿佛是滴水檐下的冰柱一点一点化下水来滑在面颊上，冰得寒毛倒竖，凛冽刺骨。她明白那孩子是救不得了，也不敢捂着脸，只得屈膝欠身：“臣妾失言，请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扬了扬脸示意她起来。皇帝定了定心神，仿佛找到了主心的一缕神魂，

极力平静着问：“既然如此，皇后的意思是……”

皇后微微欠身，语气恭和而安稳：“玫贵人不幸，诞下死胎，无福为皇上绵延后嗣，还请皇上节哀。但愿玫贵人来日有福，还能为皇家开枝散叶，再续香火。”皇后瞟了一眼王钦怀中的孩子：“既然是个死胎，就好好处置了吧。王钦，这件事不许再有其他人知道。至于已经知道的人，除了本宫、皇上和嫔妃，就是你了。”

王钦悚然一凛，立即答应道：“是。奴才明白了。”

如懿看他转身离去，心下亦明白，这个孩子，断断是活不了了。

皇帝疲倦地摆摆手：“皇后，你和嫔妃去安慰一下玫贵人吧，朕累了。”

皇后知道皇帝此时并不愿与玫贵人相见，或许此后，皇帝都不会再想与她相见了，于是便温婉劝道：“皇上累了一晚上，一定也倦了。不如去臣妾宫里稍事休息，臣妾准备了一些五仁参芪汤，原是留着自己喝安神的，皇上赶紧去喝一碗定定神吧。”

皇帝的目光扫过如懿的面庞有些歉意：“那朕先去皇后宫中了。”

如懿亦知，今晚皇帝心里一定不好受，皇后万事稳如泰山，皇帝在她那儿亦是好事。于是她欠身相送：“皇上安心歇息，臣妾会与皇后娘娘好生安慰玫贵人的。”

皇帝点点头，转身离去。皇后看了如懿一眼，伸手轻轻抚上她的面颊，温言问：“痛不痛？”

如懿身体微微一缩，有些难以抑制的畏惧，忙道：“谢皇后娘娘关怀，方才是臣妾失言了。”

皇后叹口气道：“方才那种情况下，这个孩子是断断留不得了。万一皇上起了不舍之心，一时难以决断，往后日日看到那孽障，岂不更加烦心。且事情一旦传出去，这不男不女的妖孽，会让皇室蒙上何等羞辱？还是快刀斩乱麻的好。”

如懿心口堵得慌，像是被谁塞了一把火麻仁一般，喉头又酸又胀，语气却竭力维持着平和和从容：“是，臣妾受教，是臣妾糊涂了。”

永和宫寝殿内的哭闹声越来越凄厉，是玫贵人，急着要看她的孩子却无人应对后的焦灼与不安。皇后叹口气：“走吧，如何劝住她，这便是咱们的事了。”

如懿跟着皇后推门进去，布置得精致秀雅的寝殿内颇有琴书静韵，仿佛在那

份喧嚣的恩宠之下，蕊姬亦有着一份自己的清新雅致，赢得皇帝的垂眸。可是此时此刻，殿中沉积的百合香气味底下掺着浓郁不退的血腥气和潮腻的来自产妇头顶与这个季节格格不入的大汗淋漓的味道。

皇后与如懿甫一进殿，便见玫贵人惊慌失措地挣开宫人们的扶持，从床上跌爬下来，满面泪痕地扑倒在皇后脚下，泣道：“皇后娘娘，他们不让臣妾见孩子！他们都拦着臣妾！”她的慌张与不安明白无误地铺写在她娟丽清秀的面孔上。“皇后娘娘，您告诉臣妾，孩子是不是不大好？”皇后短暂的沉默让她有些慌不择言，“长得难看些不要紧，只要是全的，全的。皇后娘娘，孩子不会缺了什么吧？”

怎么会缺？分明是多了些许不该有的东西。

皇后伸出双手扶住她，缓缓地道：“玫贵人，你要节哀。”她瞥一眼如懿，如懿会意，只得道：“孩子生下来就是个死胎。皇上吩咐，立刻送孩子……回去了。”

玫贵人浑身打了个激灵，像是有惊雷从她头顶毫不留情地碾过，惊得她浑身战栗不已。她瘫软在地，哭号不已：“不会的，不会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还明明听到他的哭声，怎么会是个死胎呢？”

“玫贵人，你当真是听错了。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没了气息的，怎么会哭呢？”皇后怜悯地看着她，然后缓缓地目视宫中诸人，“你们当时都在玫贵人身边，告诉玫贵人，孩子是不是生下来就是没有声息的？”

皇后的目光和缓如往日，可是目光所及之处，无人敢不跪下，俯首低眉道：“是，皇后娘娘说得是，还请贵人节哀。”

如懿低低道：“你要是伤心，不如请宝华殿的师父来诵经祈福，也好送孩子早登极乐。”

玫贵人在泪眼朦胧里醒过神来：“请皇后娘娘好歹告诉臣妾一声，这孩子到底是男是女……”

皇后微微一怔，有些为难地看了如懿一眼，如懿犹豫着道：“是个……”

皇后旋即道：“是个小公主，所以你也别太伤心了。娴妃说得对，是要请宝华殿的师父好好来替小公主诵经超度。”皇后沉声吩咐众人：“这些日子玫贵人要坐月子补养身体，不许她走动见风，只许宝华殿的大师进偏殿祈福诵经，其余

任何人都不得来打扰玫贵人休养。”

如懿一听，便知皇后对玫贵人已是形同软禁。她无能为力地看着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玫贵人，随着皇后的步伐一起离开。

寒冷的冬夜哈气成冰，如懿远远听着寝殿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心底的微凉如同被月光映照的茫茫雪野，凄寒而明亮的冷。她从大氅中伸出手来，接住从无尽的暗色夜空中落下的清冷雪花。这样冷清而小朵的雪花，落在灯火通明的庭院中，伴着玫贵人无助而悲切的哭声，冬夜的寒意，无声无息入骨侵来。

玫贵人骤然丧女，不只令宫惊讶，连太后亦颇为伤心。宫中人心浮动，慧贵妃亦在背后私语，玫贵人是骄奢享福太过，才折了孩子的阳寿。流言如沸，幸而如皇后所言，永和宫不许外人出入，玫贵人才免了惊扰，可以安心休养。但玫贵人伤心如斯，皇帝却也再未踏足永和宫一步探望安慰。太后几度欲问皇帝玫贵人死胎之事，皇帝也不过含糊了几句，便过去了。

这一日已是玫贵人丧女的半月之后，如懿陪皇帝在养心殿暖阁中闲话。皇帝的的神色始终有些郁郁，对着窗外雨雪霏霏，兀自沉浸在默然的悲戚中，一遍一遍地抄写着《往生咒》。雨雪天气的黄昏也显得格外暗沉，如懿见皇帝身前的几案上犹搁着一壶残酒，一盏孤杯，数支白烛燃着几簇昏黄的冷焰，每一跳动，都溅起抽搐般的影光。皇帝穿着一身缣金云白狐皮龙袍，那龙袍原是银白的底色，簇了雪白的狐皮滚边，连缣金的绣龙图案亦显得清冷了不少。皇家一向讲究色调清雅富贵，皇帝亦少穿这样的素色。如今这般打扮，也不过是心情的缘故罢了。

空气里残留着冷酒的余香，如懿卷起衣袖，轻轻为皇帝研磨墨汁，轻声道：“皇上要喝酒也先让人温一温，冷酒太伤胃。或者，与人对酌说说话也是好的。”

皇帝并不抬头，淡淡的语调中颇有伤感之意：“自饮自酌，冷酒才有味道。何况殿中熏得那样暖，再喝热酒，就失了意趣。”

如懿静静磨完墨，闻着殿中的龙涎香有点淡了，便让李玉带着人捧了香炉下去，又用紫铜拨子拨开镂空鹤纹铜炉的一角，添入一把紫檀色的苏合香。

皇帝只低头专心抄写，问道：“怎么不用龙涎香了？”

如懿道：“苏合香能通窍辟秽，开郁豁痰，冬日里用最好。”

皇帝搁下笔叹了口气，苦笑道：“通窍辟秽，开郁豁痰？朕知道你是好心，可是朕心气郁结，岂是一把苏合香能解的？”

如懿将皇帝所抄的《往生咒》一一理好，温然道：“皇上抄了这么多《往生咒》供宝华殿诵经超度所用，臣妾就知道皇上心里还是在在意那个孩子的。”她小心觑着皇帝的神色：“皇上常到延禧宫看望臣妾，永和宫与延禧宫不过数步之遥，皇上何不去看看玫贵人，稍作安慰？”

皇帝眉心的悲色如同阴阴天色，凝聚不散：“近乡情更怯，更不知该如何安慰彼此？反而是两下里伤心。”他静一静：“幸好玫贵人还不知道那孩子的样子……”

如懿忙道：“皇后娘娘吩咐过，一律不许走漏风声。那日为玫贵人接生的太医与嬷嬷，都已经打发出去了。但凡有可能见过小……公主身体的宫人，也都已经拨去了热河行宫，不许再在宫里伺候。”

皇帝微微颌首：“皇后想得很周全。此事不祥，朕连太后也不敢告诉周详。”

如懿点头道：“如今宫里见过那孩子的，只有皇上、皇后、臣妾与王钦。再无第五人了。”

皇帝静默地吁出一口气，正要提笔再写，只听外头两声叩门声响，却是王钦在外道：“皇上，永和宫玫贵人送了东西来请圣上过目，皇上您要不要看一看？”

皇帝犹豫片刻，便搁下笔道：“拿来朕瞧瞧吧。”

王钦答应着推门进来，却是在黄鹂鸣枝多子多福红漆托盘里搁着一叠婴儿衣裳。皇帝一时未解，便问：“这是什么？”

王钦恭声道：“玫贵人说，听闻皇上辛苦手抄《往生咒》化与小公主，所以想把之前亲手做的给小公主穿的衣裳一同焚化，即便小公主在人间穿不上一遭，到了极乐世界也不会受冻凄寒。”

皇帝的神色间闪过一丝凄楚之色，如懿便道：“皇上，玫贵人忆女心切，您还是成全了她吧。”

皇帝点点头：“朕准了，你告诉她，便留在自己宫里焚化吧。”

王钦又道：“玫贵人说，今晚亥时一刻是半个月前小公主出生的时辰，希望皇上能亲临永和宫，陪玫贵人一同焚化这些衣裳，以尽哀思。”他凑上前几步，翻起盘中的衣裳：“这些衣裳都是玫贵人亲手做的，皇上看看这针线，一定是花

了不少工夫的。玫贵人慈母之心，可钦可叹啊！”他随手翻起，直露出盘底上多子多福婴儿嬉戏图来。皇帝眼中一动，本已心软，可是目光触及盘底憨态可掬的婴儿图案，不觉闪过一层蒙眬泪意，那泪意似结了薄薄一层碎冰一般，凝住了层层寒气。

皇帝问：“这个托盘是哪里来的？”

王钦赔笑道：“还能哪儿来的？是永和宫连着衣裳一同送来的。皇上要不信，送衣裳的小贵子还在殿外候着呢。”

皇帝眸中微冷，再也不看那些衣裳：“去告诉玫贵人，她还在月中，朕不宜探望，这些事她这个做额娘的一力完成就是了。”

王钦立时退下。如懿见皇帝面色不善，忙含笑问道：“伺候玫贵人的宫人真是不当心，玫贵人不能平安诞育皇嗣，他们还用这样婴儿嬉戏的图案，玫贵人看见了岂不刺心？”

皇帝颓然坐倒在椅上，长叹道：“朕一看见那些健全的孩子，便会想到玫贵人所生的孩儿，如此畸形可怖，诚如皇后所言，是孽种妖胎。偏偏玫贵人自己懵然不知，她无心所选，却让朕不得不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他握住如懿的手，神色如一个凄惶而无助的孩子：“如懿，你告诉朕，是不是朕无福失德，才会与玫贵人生下这样的孩子？是不是？”

如懿心头一搐，忙安慰道：“怎么会？皇上初登大宝，乃天命所佑。这个孩子，纯属意外而已。”

皇帝的脸贴在如懿温热的手心之上：“就是因为朕初登大宝，所以才更不安。玫贵人的孩子，是朕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孩子……”

皇帝话音未落，却听有风声伴着殿门悠长的吱呀之声一同扑入。如懿抬首，却见皇后独自站在殿门内，衣袂翩然，颇有正大仙容之姿。

她端然迈进，一步一个沉稳，定定道：“皇上安心。这个孩子的意外，完全是因为玫贵人德行浅薄，不堪承受皇上圣恩。”她行至皇帝身边，俯身将皇帝的手合在自己掌心，语气沉稳而不容置疑：“皇上已经有好几位皇子皇女，个个都聪明康健，唯有玫贵人所生与旁人异，便可证明万恶之源在于玫贵人而非皇上。皇上大可不必挂怀。”

皇帝神色稍稍弛缓：“皇后所言，不是宽慰朕吧？”

皇后唇边的笑意让人望之心安：“是否是宽慰之词，皇上只要去阿哥所看看各位阿哥与公主，不就知道了。”

如懿知道皇后要借几位年幼的阿哥与公主开解皇上的失落，安慰他丧女之痛外，更不能述之于口的惊骇，或许眼下，这也是让皇上尽早走出颓丧之情的最好良方吧。她默然行礼，缓步退了出去。容色和缓而沉静的皇后身边，连皇帝也露出一丝难得的欣慰之色。她掩上殿门，亦掩上自己此刻的失落与怅惘。

或许，皇后终究是皇后，他可以对着自己倾吐心事，最终却是在皇后那里得到安慰。如懿看着外头寒雨纷纷，夹杂着碎雪纷乱，雨雪寒潮之中的紫禁城，亦如同自己一般失了颜色。

坐在暖轿之中良久，如懿的心事仍是翻覆如潮，不得安定，只觉得暖轿转了一重又一重，仿佛自己一颗不定的心一般，山重水复，千回百转。正苦闷间，忽而听得隐隐约有哭泣之声传来，如懿掀起帘子，唤道：“蕊心，去看看是谁在哭？”

蕊心答应着转过甬道过去瞧了瞧，很快过来回禀道：“回小主的话，是永和宫的小贵子躲在角门下哭呢。”

如懿点点头，示意蕊心打起伞来，吩咐道：“阿箬，你带着他们先回宫，我自己走回去便是。”

阿箬忙道：“那让他们回去，奴婢留下伺候小主吧。”

如懿道：“不必了。你去替我将案上抄写的经文收好，等下送去永和宫一并焚化，就当是我对玫贵人和孩子的一点心意。”

阿箬转身去了。如懿扶着蕊心的手缓步转过甬道，果然见一所偏僻的宫殿外，小贵子正躲在角门边抱着刚才那包婴儿衣裳在抹眼泪。

如懿道：“你家小主还在坐月子，你便这样哭，若她知道了，岂不是让她伤心么？”

小贵子见是如懿，忙磕了个头请安道：“嫔妃娘娘万安，奴才不是有心的。”

如懿微微点头道：“你也算个有心的了。要是在自己宫里哭，那真是让玫贵人伤心了。”

小贵子擦着眼泪呜咽道：“我们小主没了孩子半个月了，可是皇上一次也没来探望过。人人都说，皇上是嫌弃小主生了一个死胎，所以再不会宠幸她了。”

如懿心下哀恸：“即便如此，玫贵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的，是不是？”

小贵子忙道：“小主就是怕皇上再也不来了，所以今日特地命奴才送了这些婴儿衣裳来，希望皇上可以惦念昔日之情。”

如懿翻了翻那些衣裳，摇头道：“玫贵人的心思是不错，可是这个装衣裳的托盘，是玫贵人自己选的么？”

小贵子奇道：“不是啊。奴才捧着这包衣裳来，王公公说空手拿着不像样子，所以给了奴才这个托盘装着，还说是为婴儿嬉戏图的，皇上看了也会念及玫贵人。”

“王钦？”如懿旋即明白过来，正色道，“既然这次不成，那便算了。你赶紧回去，记得以后再替你们小主送东西给皇上，再不许有这样的图样花纹了。”

小贵子尚未明白过来，但见如懿语气郑重，也知道是要紧的嘱咐，忙谢了恩赶紧去了。

蕊心替如懿打着伞遮蔽雨雪相侵，低声问道：“王钦这般费尽心思，是要绝了玫贵人的宠爱啊！他一个阉人，居然有这样狠毒的心思。”

如懿扶着蕊心的手缓步向前：“诚如你所说，他一个阉人，有什么好替自己这般狠毒的？不过是替他人效力而已。”

蕊心悄悄望了望四周，低声道：“小主是说……”

如懿缓缓摇头：“这一厢一直腾不出手来，看来王钦，是断断不能留了。”

蕊心低低应了声“是”，牢牢扶住如懿的手臂：“雪天路滑，小主当心脚下。”

如懿沉下心气，缓声道：“我自然会当心脚下。否则如今是看旁人摔倒，以后便是自己爬不起来了。”



喜忧 第二章

玫贵人的失宠，似乎已成定局。因为生下的是如此不祥的“死胎”，产前的荣宠在她生育之后几乎是消弭殆尽。没有任何安慰，没有一次探视，一向花团锦簇的永和宫就此沉寂，再无一人踏足，连最为贤惠的皇后也退避三舍，不再前往。

为着怕见面伤情，皇后还是不许玫贵人离开永和宫半步，出月之后，连在偏殿祈福的法师也退回了宝华殿，唯有寂寞的风雪回声，相伴同样寂寞而悲伤的玫贵人。

连着好几日是难得的晴好天气，又逢旬日，宫嫔们便也随着帝后一同前往慈宁宫请安。太后见莺莺燕燕坐了满殿，也稍许有了些笑容，支颐含笑道：“前些日子一直雨雪不断，便免了你们往来请安。今日皇帝和皇后有心，带你们一起过来了。”

众人道：“能向太后请安，是臣妾们的荣幸。”

太后含笑道：“昨日福珈陪哀家去御花园走了走，说是欣赏晴日红梅。其实

红梅盛开，哪里比得上你们百花齐放，不止哀家，皇帝看了也赏心悦目。皇帝，你说么？”

皇帝赔笑道：“皇额娘说得是。”

太后理了理衣襟上的垂珠流苏，缓缓道：“百花齐放，乍眼看去似乎缺了哪一朵都不明显。可是熟知百花的人便知道，缺了哪一朵都不算是胜春胜景。皇帝，就当哀家人老多言，玫贵人已经出月，怎么还不见她出门向哀家请安？”

皇帝眉目间微有黯然之色，皇后忙含了恭谨的笑意道：“玫贵人伤心失意，是儿臣的意思，要她多多休养的。”

“过于伤心，那便是玫贵人的不是了。”太后叹了口气，随即敛容正色道，“对于嫔妃而言，孩子固然重要，但侍奉君上更为重要。这也是祖宗规矩为何要将你们生下的孩子交给阿哥所或是位高的嫔妃抚养的道理。就是怕你们只一心在孩子身上，疏忽了皇帝。”她瞥了皇帝一眼，好生关切道：“玫贵人无福为皇帝你诞育皇嗣，皇帝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你还年轻，你的后妃们也还年轻，即便是玫贵人，也有再生养的机会，千万不要一时伤心过度，伤了龙体。”

皇帝连忙起身：“儿子多谢皇额娘关怀。”

太后叹口气道：“皇额娘关怀也是嘴上说说的，还是要你自己开解心怀。哀家看你这些日子都清瘦了不少，眼窝底下都是黑的。你这般郁郁寡欢，哀家看着也是焦心。”太后的口吻微有不满：“皇后，听闻这些日子多是你陪伴皇帝，怎么未有好好开解、宽慰圣心？你是六宫之主，宫中琐事固然要紧，但皇帝的一切更是要紧。你可千万不要轻重不分啊！”

这句话说得颇重，皇后微有惶然之色：“皇额娘恕罪，儿臣无能，不能使皇上开怀，所以这些日子也安排各宫嫔妃随侍。嫔妃与慧贵妃也多有伴驾，皇额娘若不信，大可命内务府送上记档来查。”

如懿与晞月忙起身道：“恭请皇太后万安，臣妾们的确有奉皇后之命，侍奉皇上左右。”

太后抚着手边一把紫玉如意叹道：“皇帝登基之后虽然立了几个新人，但最得圣心的只有玫贵人。其实生了个死胎又如何，养好了身体很快又会有孩子，皇帝也可安心了。”

皇帝与皇后对视一眼，又看了如懿一眼，便也低下头去。皇后仰面，施施然

笑道：“其实儿臣一直安排几位嫔妃随侍皇上，也是这样打算的。”她福下身含笑向太后与皇帝：“恭喜太后，恭喜皇上，继玫贵人之后，怡贵人也已经有孕一个多月了。”

皇帝一惊，旋即大喜，握住皇后的手扶起她道：“皇后所言可是当真？”

皇后的笑意温煦如春风：“孩子千真万确就在怡贵人腹中，臣妾岂敢妄言。而且臣妾查过敬事房的记档，的确是一个多月前承宠受孕的。上天如此安排，必是知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所以特让怡贵人怀上龙胎。”

怡贵人满面红晕，亦起身道：“臣妾深受皇上与皇后福泽，皇后娘娘为怕出错，特意请了三四位太医诊脉，臣妾的确是已经身怀龙裔了。”

如懿只觉得腔子里至喉舌底下，都酸楚极了。可是那种酸楚却全然不顾她的感受，自顾自强行而肆意地蔓延开来，爬入她的五脏六腑。如懿下意识地按着自己的小腹，那里是那样平坦，她还是那样没有福气，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是从未有过。而更难受的，或许是幽闭永和宫中的玫贵人吧，自己的丧女之痛切肤至深，却要眼睁睁看着怡贵人享受有孕之喜，将她曾经的盼望与喜悦一一经历。

皇帝喜不自禁，看向太后道：“皇额娘，皇额娘……”

太后的笑意仍是淡淡的，如月朦胧鸟朦胧顶上一片薄而软的烟云，总有模糊的阴翳，让人探不清那笑容背后真正的意味：“这当然是好事。而且怡贵人从前是侍奉皇后的人，知根知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太后扶着福姑姑的手站起身：“说了一早上的话，哀家也累了，先进去歇息。你们坐一坐，便各自散了吧。”

众人目送太后进了寝殿。

皇后看着怡贵人的肚子，喜悦万分：“后宫顶了天的要紧事，就是为皇家开枝散叶，福泽万年。咱们的千秋万代，不在别的地方，都在你们的肚子上。若都能像怡贵人一样，本宫便是做梦也能笑醒了。”她笑吟吟地转头吩咐：“素心，莲心，今晚收拾下东西，本宫要去宝华殿进香祝祷，答谢神恩。”

皇帝欣慰地拍拍皇后的手，温和道：“有劳皇后了。”

“皇上怎么这样说？”皇后笑嗔，“嫔妃们诞育子嗣，她们固然是孩子的生母，臣妾是孩子们的嫡母，也一样是做母亲的。这份高兴，既是为了她们，也是